

歸莊書跋體散文析論

徐華中

國立勤益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論文提要

歸莊（一六一三 - 一六七三），明末崑山人。與顧炎武同里同庚，文學史評謂「歸奇顧怪」。然學界多論顧炎武，罕有暢述歸莊之論著。本論文據今人總輯歸氏遺篇之《歸莊集》，擇其「書跋」體散文析論之，欲探求歸莊散文之成就。論文首就書跋體之源流始末比較之，次研討歸莊書跋體散文之形式與作法。研究指出：歸莊之書跋體有守成之古法，亦有別創之新途。特別是結合「序」與「跋」合而為一之書跋作法。其次，歸莊在書跋體之內容與思想，表現博學多聞之功。特別是「書論跋文」與「旅遊文化跋文」。本論文分別就此二類跋文深入研究，得出結論，肯定歸莊書跋體散文之成就與地位。

關鍵字詞：1.題 2.跋 3.書 4.讀 5.文體明辨 6.旅遊文化 7.歸奇顧怪 8.神理 9.體力 10.具區 11.薄遊 12.才遊 13.香雪海 14.梁谿 15.獨遊

一、敘 論

歸莊（一六一三 - 一六七三），字玄恭，明萬曆四十一年癸丑生，一名祚明，蓋用延續明季國脈之意。卒於清康熙十二年癸丑，享年六十一歲。江蘇崑山人，寓婁東古城南之積善橋邊，是明代散文大家歸有光之曾孫。惟至其父世，家道已漸衰，然猶有書香門風。幼聰慧敏捷，泛覽群書。每負才傲世，慷慨氣節。少壯時期，頗有志於當世治道，可惜正值明末綱紀敗衰之際，北方清帝揮軍南侵，終有崇禎甲申之變。歸莊故居橫遭兵禍，家族或亡或散，抗敵不成，遂亡命四方，逆旅為客，直至身歿。然終其一生不仕清政，故學界向以明遺民稱之。其生命襟抱亦如此，故所作詩文隱含家國之悲，身世之痛。今有後人匯集平生遺作，編成《歸莊集》二冊，歸氏平生所作詩文盡輯於此。

今據《歸莊集》所收文類，有「跋」體一類，編在卷四，或有題作「書」者，故曰「書跋」體散文。過去，歸莊多以能詩名聞天下，有「歸奇顧怪」之稱，與同里同庚之顧炎武齊名。然歸莊不惟能詩，亦多能文。且所撰文之體類不一，兼擅各體，凡序、跋、書、記、傳、墓志、祭文、箴、贊、雜文隨筆，無不備具，各盡其能事，且其文論多追述乃祖，有震川文風。蓋嘗收集考訂震川文集，嫻熟門法之故也。

可知歸莊乃詩文兼擅之明末遺民大家之一。尤其散文體之書跋類。論述考證，抒情記述，各盡其態，每見其人之學問性情，與乎思想、人格、襟抱。既有歷代題跋文之法度，亦每每自創新意，縱情自為。既守歷世跋體文之題名，作「跋某某」，亦敢於另立題名，作「書某某後」。可知歸莊之書跋體散文，有守舊有創新，於古代文體寫作之開創，自當予一定之地位。深值學界注意，允宜析論。

考跋體散文，古代多作「跋」，與「序」體相近，每並舉之，曰「序跋」。惟差異者，序在前，跋在後。隋唐以前，文體已明，曹丕《典論·論文》首揭四體曰「奏議宜雅，詩賦欲麗」，而序跋不在其列。然並世作品雖無其名，而實有其文。如曹植《七啟序》，前錄序，曹丕《繁欽序》，闕名《中論序論》。(註1)其後，摯虞《文章流別論》多輯前代文體，而序跋闕錄，陸機《文賦》有十體之別，分體至細，亦未見序跋，知兩晉以前，序跋無分其類。迨至南北朝，任昉《文章緣起》分體增至八十四，始見「序」體之列。(註2)彼時「序」體已盛，故昭明太子編撰《文選》分文體三十九類，亦有「序」之一類。其後，唐宋人所作亦夥。《文苑英華》總集唐以前文，以續《文選》，序體多錄其文。然增跋體，以與序別。至明季徐師曾《文體明辨》，收歷代各體文至為完備，而序跋各為一類，知跋體至此時已判然與序體分。然亦無有作「書跋」者。

考「跋」字，《爾雅·釋言》：「跋，躡也。」從足取義，有踩踏之義。《廣韻·入聲》：「跋，躡行貌，又躡也，蒲撥切。」，義近。跋躡字同。躡即踐字。《漢書注》引爾雅云：「躡也。」即是。引伸之，凡從後而踐踏即曰跋。故跋文多置於書後，而序乃多移於前。

唐宋以前，序或在前或在後，例不畫一。至宋歐陽修《集古錄跋尾》二百四十餘篇，首於書末題跋。自此，乃多有移序於前，書跋於後之例。此序與跋最初之分別。然二者性質同在抒發個人評論，考證辨難，或補或，要之，總以簡要精切為主。吳訥《文章辨體·題跋》類序引蒼崖《金石例》云：「跋者，隨題以贊語於後，前有序引，當掇其有關大體者以表章之。須明白簡嚴，不可墮入窠臼。」(註3)此說序跋之別最是。詳其意，以為序在先，跋者在後。且跋必因序所言而引伸之，既不重複序，然亦不可偏離序之本旨。跋之於序，補述針砭之功唯是。萬不可陳陳相因。此二者之要。但其共通處，首在序與跋皆須明白簡嚴。據此，或謂跋斷不可過長。序亦然，唯歷代作者所作序文每有長序，故不在其限。然跋體必不可太長，似為通則。故吳訥《文章辨體·題跋》類序云：「故跋語不可太多，多則冗，尾語宜峭拔，使不可加。若然，則跋比題與書，尤貴乎簡峭也。」(註4)所言甚是。今證之於《歸莊集》所載諸跋書，無一篇不簡要，短短片言，語精而妙，罕有長篇千字萬言者。此歸莊跋體文謹守古法之規範，亦書跋體至明季之例則。然則，跋不同於序，不惟形式之異，更多是作法有別。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云：「跋因為是對序的補充，寫作要求也就有所不同。」(註5)此言明序跋二體作法必異。序既為書前之概論，作法當以總言始末，精析要論為端的。跋文則為補述之作，考訂之言必多。諸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析分跋體作法約有兩類，褚氏云：

跋文大致可有兩類，一類是學術性的，其中包括讀后感和考訂書、文、畫、金石碑文的源流、真偽等的短文。一類是文學性的，實際是一些優秀的散文小品。(註6)

此言跋體之作法體類甚明晰。可知跋體兼有徵實之考訂，與課虛之小品二者之長。跋體有知性與感性，跋體與書畫藝術之學多有關涉。今見歸莊所作跋體大多類此。有論畫竹之法如《題方南公竹卷》，論畫山水之技如《題王丹麓聽松圖》，說篆刻刀法如《題鄧生冊子》等。此皆書畫藝術之學。又有詠物詩論《題黃項傳詠物詩》，論玄學道學之旨如《跋陽明先生書》、《荻秋四賢圖跋》，論易學之《跋逍遙遊》、《書歐陽公瀧岡阡表後》。至於考證輯佚文字尤多，考千字文之偽字，訂蘭亭序之版本，校勘歸有光之遺佚文，評甲申之史變等等諸作，皆簡要瞻備，頗見考證辨訂之功夫。歸莊跋文面貌之多樣，可見一斑。歸莊學術之博通多藝，自跋文而可求。至於述衷情，敘故舊，春風明月，性情之章，亦有多篇，確乎是文學性頗高之小品，如《題尤遠公尋梅圖》、《題吳郡名賢小紀》、《跋

黃蘊生書卷、書東坡先生賦後、書虎丘詩卷後等諸篇俱是此類佳作。

然而，總觀歸莊跋體文所呈現特色，於形式上，大抵不出歷代聖手已立之模範。謹遵「序言」之後，務言補述。甚難有可新創者。唯有一則必舉言之，此或為歸莊書跋體之別例。何則？則歸莊有用「書跋」一詞以總括跋體者。如書虎丘詩卷後、書寫照曾君扇、書先太僕全集後、書湯恭人傳後、書顧貞女傳後等諸作。皆用「書跋」一詞。不用序亦不單言跋。然細讀之，此類書跋實兼有「序」與「跋」二者之功能，故而於「跋體」形式實為創體。詳考此類書跋，例多於書前無「序」。故而歸莊欲跋之，既無前序之本旨可據，自不必有何「補說」。然必欲跋之，又不可不照顧序之功用。乃合序與跋之作用而為一，題作書跋。使此跋文兼有序述文章緣由始末之言，亦備述考訂補說之功。故逕稱之「書跋」。歸莊於跋體散文形式緣於此類作品而別開一新面目，是又值得一述者。

較而論之，序跋合言，或作「題跋」、「跋書」、「讀」等，至明代始有其例。徐師曾《文體明辨》卷四十四「序跋」類首列四者之作法形式，可謂分之最詳者。茲備引之，以證歸莊書跋體之本源。徐氏云：

按題跋者，簡編之後言也。凡經傳子史詩文圖書之類，前有序引，後有後序。可謂盡失。其後覽者，或因人之請求，或因感而有得，則復撰詞以綴於末簡，而總謂之題，至綜其實，則有四焉：一曰題，二曰跋，三曰書某，四曰讀某，夫題者，締也。審締其義也。跋者，本也。因文而見本也。書者，書其語。讀者，因於讀也。題讀始於唐，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其詞考古證今釋疑訂謬，褒善貶惡，立法垂誠，各有所為，而專以簡勁為主。故與序引不同。學者熟玩所列之數篇，亦庶乎得之矣。又有題辭，所以題號其書之本末，指義文辭之表也。（註7）

徐氏此論，備述跋體文之形式與作法，較論跋體之四類，有題跋書讀之異。又推溯此四體皆源出序引，有前後之分。凡跋體散文之源流始末，此說最詳。今見歸莊有書千佛偈跋、書或人所作袁應泰傳後等跋文，其題目有書跋連言，有單言「書」者，蓋即徐師曾所示之四類。唯獨缺「讀」。徐氏云：「跋書起於宋，曰題跋者，舉類以該之也。」據此，知作跋或書跋者，內容無別，只題名之異耳。合而論之，凡書跋體散文之作法，不論考證或褒貶，務必「簡勁」，此書體之通則。歸莊所作，大體不出此。

然則歸莊書跋體散文尚有可暢論之處，乃在內容思想之方面。尤其是歸莊素享能書之名，自甲申之後，亡命東南湖澤鄉野，到訪親朋故友，每以索書充旅資。故而歸莊書學書論多有一家之言。今讀其書跋，果見其深精書道，考證詳切，立論精審。本論文乃特就歸莊書跋體之論書者分析之，以見斑貌。

其次，歸莊歷遊各地，胸懷深情。所遊各處，無不有記，或詩或文或記或詠，雅多佳篇。其書跋體所見，亦多是類文字。往往可見其於生命逆旅所發抒高論，可名之曰旅遊文化論。此類書跋體散文亦歸莊特有創見者，本論文因再援引此類書跋體散文，較論歸莊之旅遊文學理論內容如何。以證成歸莊書跋體散文別具之特色。

二、書法美學跋文

或傳歸莊擅書畫，惜今見傳本不多，作品罕見。而善書者必有其書論，精畫

者必立繪事美學。歸莊書畫之論述，雖未嘗勒為專著，今幸而可見其數篇於書跋體散文。其中論述書法之語，每多精論，且有自家獨創之說，頗可一述。請言書法美學。

歸莊書論，可分總綱、分論、與實際品評三項內容。書學總綱首立「道藝」之辨。謂書學雖為藝事，然藝中有道，道藝不分。書學之進於深技，必有其道，必達道境。歸莊於《跋陽明先生書》，首揭書學道藝論，頗發人深省。其最終之意，在強調書學非單純之書學，書學與聖賢之道不分，與道德人品不分，書品即人品。遂將道 書 藝 品等四者合而為一，使不孤立，並而參之。歸莊云：

傳曰：『道成而上，藝成而下。』道藝之分，若是其逕庭乎？然孔子曰：『游於藝。』書者六藝之一，蓋聖賢之所不廢。顧亦有辨：溺於藝，則藝而已；深於道，則藝亦道也。曾子固作墨池記，而更思深造道德之上，痛逸少之溺於藝也。陽明先生，一代儒宗，而亦工於書法如此，豈非以藝即道耶！余學道無成，而繆以能書名，既恥為一藝之士，其敢不勉！（註 8）

此論者揭道藝有上下之分，以資書法美學之最高總綱，次溯源藝字之藝，殆即夫子游於藝之藝。案夫子別有吾不試故藝之藝，二字同義。《論語·子罕》篇云：「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此句之藝字，鄭玄解為「技藝」，最是。（註 9）藝夫子自謂少時出身微賤，凡鄙賤之事，自己也都能作。至於久不見用，一則乃自謙之語，二則蓋自嘆之詞。夫子欲行道於天下，卻多不獲用，有麒麟傷野，鳳鳥不至，河不出圖之悲。故而以「道」雖不行。但能專通於「藝」，做為自寬之語。此即「藝」「道」對舉之深意。康有為引包咸注此藝字最詳，康氏云：「包氏咸曰：『少小貧賤，常自執事，故多能為鄙人之事，君子固不當多能。』言人宜懷道，若才藝則專一已足。」（註 10）此注以「才藝」為藝。引申之，書法即才藝之一端。歸莊所謂書學有道藝之藝，亦當據此「才藝」為解。可知書法固以才藝視之，但其根抵即君子之道。必先有君子之道，深造自得，及其有成，方可創作書法，完成技藝之功。書法美學的總綱自此建立起來。

此一總綱之設，於書法學有二意：其一書法做為技藝之事，本源於道。這與論文而主文原於道之說同功。於是，引伸而有文以載道，文以明道，文道合一之論。歸莊則於此處講書法源於道。道為書法總綱，類依文原於道。若自另一層含意推之，此道又有技藝純熟，達於「技進於道」之境。技進於道最初由莊周在《莊子·養生主》一篇提出。莊周云：「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此處以庖丁解牛，技巧精熟，最後終於到達神遇而不目視之境，依乎天理，故庖丁之解牛使刀，出神入化，技通乎道。在此一理解情境下之道，實與前者稍別，而有神通純熟之意。故清儒宣穎云：「言久之并技亦是道。」（註 11）此謂技藝圓熟可進乎道境。今合而觀之，歸莊所謂書法美學道藝總綱之道，就此篇跋文可知，歸莊乃兼二者之涵意，認為道藝不分，溺於藝，雖可至於純熟圓融，但一溺於斯，與道悖離，仍不得謂之道。故跋文再舉曾鞏批逸少溺藝無道之論，助成其說。又以陽明先生書法，儒道與藝道合一，做為例證。合之而觀，可知歸莊所論書法之道，應即聖賢儒道與技進於道之結合。此說一出，遂確立歸莊書法理論之總領，他並據此總綱為基礎，點評分論各家各體各派書法，頗見卓識。今請分述如下：

（一）神理

據歸莊之書學以道論藝，最具體之品評，可舉「神理」例論之。神理一詞本為先秦

子學常之理，《易·繫辭傳》云：「陰陽不測之謂神。」，蓋以陰陽未判之境為神。又云：「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也。」，此句謂事物之理有其至妙處而難以語言表出者，謂之神。萬事萬物有此「神」，書法為才藝之事，其至妙處亦有神，乃可推想之。因而歸莊以「神理」論楷法，品評其友人子靜之楷書，雖學自柳公權，然盡得其神理。歸莊云：

子靜道兄，精於楷法，學柳誠懇玄祕塔，得其神理。余十年前，舍館其家，贈詩所云：『書法良敵』者也。乙巳夏五月，至僂城，見子靜楷書千字文，精整可愛，意欲攬之而未果；會子靜亦欲余草書，余要以相易，因以一本見惠。余以兩日書成此冊。平日作字，得酒乃佳，時適暫戒酒，筆興殊不工。昔人以瓊瑤報木瓜，余願以砒砒答良璧，惶愧多矣！（註 12）

此跋品評柳公權楷書，以柳書為楷法，蓋書學一般通見，以唐人書重法。然歸莊不以「法」論其友子靜書，反而拈出「神理」，謂子靜得柳法之神理。知「神理」重於法，此歸莊以道論書，不以「藝」論書之證。否則，純講法，僅落於藝而已，難以達道。據此，歸莊點評子靜書法有「精整可愛」之佳筆，即是以「道」為出發點之立論，方有此語，非止於「藝」之餘事而已。

案唐人書重法，而柳公權書則又唐人法之楷模。論者向以法論柳書。明人王世貞《書畫跋》云：「（玄祕塔）此碑柳書中之最露筋骨者，道媚勁健固不乏，要之，晉法一大變耳。」（註 13）此論即以法論柳書，謂柳之法乃云人法之變。唐書之法是楷法，晉書未流行楷體，故此處所謂晉法當指魏碑之法，非指楷法。若然，柳書實乃魏碑之法與唐人楷法之一大轉變，柳書楷法之地位由是可知之。孫 X《書畫跋跋》乙書承此論而更發揮之，亦謂柳書玄祕塔碑乃今存唐人筆法之第一，孫 X云：

柳書惟此碑盛行，結體若甚苦者然，其實是縱筆，蓋肆意出之，不粘滯。故不覺其鋒稜太厲也。此碑刻手甚工，并其運筆意俱刻出，纖毫無失，今唐碑存世能具筆法者當以此為第一。（註 14）

此論仍以「法」字評柳書，尤其是柳書中最盛行之 玄祕塔碑。歸莊友人子靜習此名碑，當亦受其盛名而學。知明人書學宗唐人楷法。但據孫 X云，此楷法實即筆法，屬於運筆布局之法，這一層次之法猶不脫「才藝」性質。歸莊則不單純如是觀。提出法之外，有屬於「道」之層次，不惟只有法，更講究書法之神理。歸莊以神理說柳書之可學處，不拘拘於楷法筆法。相較於王孫二家之論書學，是又不同。此即歸莊立「道藝」為書法總綱，乃由之而有此實際品評，獨出己見，論書精妙，別是一家。

（二）風韻神采

以道為書法之本源，自然不會視書法為奇巧淫技而已。反之，以道為出發，則書法亦如人之修為，人有風韻神采，書法亦有之。人品即書品，論人即論書。此即道本為說之書學特色。為此，歸莊品評本朝前期書家董其昌，即用此法，以道之有神采論文敏書法。跋董氏字 乙文，歸莊云：

余嘗謂董宗伯晚年大行書，當為三百年之冠，其得意處，欲凌米南宮而上之，何論祝京兆。此卷三賦，當是中年之筆，其風韻神采，有仙人嘯樹之致，良足珍也！（註 15）

此跋予董文敏行書以極高評價，謂三百年第一。且在米芾，祝允明之上。至於品賞董書之佳處，不以楷法筆法稱述之，而以風韻神采為評，謂有仙人嘯樹之致。此評法極富道趣，仙人有道，仙人嘯樹乃奇行高逸之修為。用如此高傲之形象批評，甚法與畫品詩品之用形象類同。皆出於藝術形象法之品賞。歸莊於董書可謂深賞之士，評品得宜。至於二人之論書，亦稍有同趣。

考書論每謂董文敏不惟擅書法，且精於書論鑑賞。其所題跋，論品書畫，辨析源流，往往自成一說。例如有臨唐人四家書卷，跋云：「東坡行書學徐季海，真書學顏清臣，兩家正書相似，徐稍圓耳。」此論中肯，驗之東坡寒食帖，確為可信。然文敏自家書法，行楷二體並佳，或謂其楷書學虞世南，安岐《墨緣彙觀》收文敏楷書心經冊，評云：「楷書法虞永興而兼《十三行》，端嚴秀韻，了無怠意，文敏著意之作。」（註 16）今觀文敏題跋，偶作楷書，寥寥數行，無不工整，法似虞永興而自有創意。然文敏自謂好書，卻罕有寫至成篇者，故欲以成篇楷法論而不得。文敏習書成性，但又自謂慵懶。今安岐《墨緣彙觀》引錄《容臺別集》文敏自云：

余性好書，而懶矜莊，鮮寫至成篇者，雖無日不執筆，皆縱橫斷續無論次語耳。偶以冊置案頭，遂時為作各體，且多錄古人雅致語，覺向來肆意，殊非用敬之道。（註 17）

雖然如此自述習書懶性，本意非不經心，乃知書道在求其自放逍遙，非拘束於楷法。方其臨法古人，實亦精勤，無不造其神奧，作精神煥發之書。此皆以道論書而不以藝論書之必然論也。歸莊書學既標道藝之分，其學書亦有自述之語，頗類董文敏之論，二家皆以道為書，不拘小節，固有同似之論，歸莊跋千字文即有自述習書之語云：

然余之於書，不過興會所至，遊戲及之，不能如古人之工。若夫竹籬貯筆頭，鐵裏門限，我亦不耐如此之勤且頻也。惟書畢放筆，捫頂上髮種種，則老頭陀或者髣髴隋唐之三僧乎？乙巳夏五月，普明頭陀識。（註 18）

此跋自述習書不工，即不以工為求，而反以「興會」為標。二者一在技之工，一在道之逍遙自適。凡以道論書者自然不以工求。可知，歸莊之「興會」與董其昌之「肆意」殆為類似之論。二家書學近乎道，無怪乎歸莊評文敏書以三百年第一，且以風韻神采評其書，蓋出於「同心之理」有相契之感。此可證書學確然有道藝之別，有道藝之高下。

（三）骨力

順此以推，以道論書，與以道論人關係至深。則論人之風骨，亦可持之以書法，因而有骨力一詞。歸莊品評友人黃蘊生書法，不看其筆法結構，不以美秀為高，乃特拈出骨力。謂黃生書法實得顏真卿骨力之遺，非僅模仿之能事而已。歸莊跋黃蘊生書卷云：

黃公之壚，望之邈若；山陽之笛，入耳增悲。陸君永公，仰止前賢，收藏遺墨，屬余跋其後，有感而記之。至於書法，先生雖云臨東坡，然其骨力，實得魯公之遺，非拘拘問藍於徐季海者也。（註 19）

此跋論黃蘊生書法，謂其臨自東坡，但顯其骨力，非如徐季海之圓熟。徐季海即徐浩，

唐代書家以楷法聞。但其楷法與柳誠懸不同，變在圓整。故歸莊既以骨力稱許黃生之書，則黃生書法自非徐浩。黃生書法不似徐浩，則更不似東坡矣！

案書家每謂東坡學楷法於徐浩，雖然東坡聞人以浩擬其書法有不喜，但二家書法以楷書行於世，今見傳本，有其淵源。明人王世貞評《心經》云：「此帖意近而法慢，米南宮斥為吏楷。」（註 20）王氏評即以楷法論徐季海書。孫 云：「季海書用力亦深，第字形不甚秀媚，大約是時書耳。」（註 21）據此知魏晉人所講之秀媚書法，至唐人已一變，若徐浩等唐人書家，流行楷法，故而此後書家皆以法論唐人書。徐季海乃唐書之佼佼者，與歐虞褚諸家齊名。宋人繼唐之後，多倣唐人書，東坡以楷法見著，遂令書家有唐楷宋楷之辨。歸莊於此點之看法，與前論並未有異。（註 22）但此跋文論黃蘊生習楷法，則不盡以楷法論，別提骨力之說。何以有此骨力，須看此跋文之前段，謂黃生之人格，負有時譽，乃有道之人，方能與時流不同，而作有骨力之書。歸莊論黃生書法，乃並其人格品節與修道清譽共論之。歸莊云：

崇禎末，海內文社絕盛，士多馳驚名場，各立門戶，文章節義之色，常見於面，徐而察之，往往名過其實。嘉定黃蘊生先生，雅負時譽，而沉深 靜，穆然有道之容，與一時名流絕不類。余於知交中特愛敬之，故年僅在肩隨之例，而心實奉之為師表。其試南宮也，余作序送之，以時方多難，期之以經世之 。先生答書，亦有恥為文人之語。乙酉之秋，先生竟以節義死，於自許之言合矣。然以先生之才，俾僅以節見，豈余相期之初意哉！（註 23）

讀此段跋文，知黃生恥為文士，當亦不屑僅為能書之筆，亦即以道為求，非以技藝為工。且黃生在甲申之變後，亦捐軀為國，盡節義之志，黃生實為君子抱道之士。必以此為抱負，羅於胸戶，發為書法，自然流露氣節，故而書法自是不同，別有骨力之特色。此即以道藝高下論書法之又一例。

（四）風節

以道論書，必結合書家人品氣節，知人論世，以觀其書法特色，就前例黃蘊生書法而言，歸莊拈出骨力一詞。至於論友人徐昭法書，則另拈出「風節」，以評其書。歸莊於此評書之例，乃結合人品氣節與書法而論之。友人徐昭法，即徐枋，歸莊至交，屢有詩書往來，集中 別徐昭法 視徐如王子猷，冬至後五日訪徐昭法於靈巖山下 則比擬為徐孺子高士，又 贈昭法 則高許之有僧裝儒行兩可之美，又說他是「空山日夕誰為伴，修竹寒雲覆草廬」，據此可知，歸莊對此同郡友人之深情交讚，允為雅人。則徐氏之高風亮節，松柏之志，固無可疑。據此人品為基礎，發為書品，歸莊 跋徐昭法臨曹娥碑 即推許其書有風節之美。歸莊云：

徐昭法孝廉，高風苦節，余甚重之。每至山中，杯酒流連，時出其詩、古文、繪事相示，又愛其風雅，乃不知其復工於小楷也。此冊臨王逸少曹娥碑，姿致絕佳；更讀其自跋，論書法尤精。顧餘竊有慮焉。 少晉之名臣，如規切二謝，皆匡時之正論，非當時名流可及，惜其反以藝掩也！今徐子詩文書畫，遂有兼長，得毋以多藝掩其人乎？雖然，徐子之風節不可掩也。王君咸中出此冊索題，遂書其後。時己酉中秋。（註 24）

此例評書，乃人品書品合一之評法，亦即人格主義的評價方法。先以書人之人格修為當

主調，進而品鑒其藝術作品。故東坡 題魯公帖 有言：「然人之字畫工拙之外，蓋皆有趣，亦有以見其為人邪正之粗。」（註 25）此法溯自魏晉以九品中正舉才，因而書品詩品畫品亦以品等評價，自茲以降，殆為藝術品評之常法，明清書學自不例外。此例可見歸莊襲用古法，然尤特重人品中之遺民氣節，並以此銓衡書家之高下，此乃緣於時代環境與歸氏自身家族遺變，親歷家國之痛，遂有感而發，表現在品評書學之特別條件。較之古代之人品書學，亦稍有別。

以上不論書學之骨力、風節、神理、風韻等評法，皆自歸莊之跋文中而得之。總而論之，歸莊首立書學道藝之大綱，而以道為宗，方由此而分派出品書評書之具體批評，而有以上四例，凡此四法，實皆本於道，自道出。故而可曰歸莊之書學乃道藝之書學。

三、文化旅遊理論跋文

歸莊平生之作，旅遊主題著墨甚多。於詩，則有旅遊詩，於文，則有旅遊記敘。於論，則每抒旅遊美學。今見其書跋，亦有是類論述，雖大體不出其平生所倡言之旅遊結合文化宗旨，然三復斯意，推演加密，每見別出新意，值得申述。

此類遊旅書跋，有 書虎丘詩卷後、跋登樓賦、題尤遠公尋梅圖、題孫愷似江行雜詩、題王丹麓聽公圖、題墨竹贈湖東鈞隱張月鹿等諸作。分析其中論旨，首在立一旅遊大綱，此大綱可以一言總題之曰：生命文化之旅。蓋生命者，乃歸莊一生所執，亦歸莊一生所最不執，而甘心棄生命於不顧者。何以言之？因歸莊以士子心態，素抱平生。以書生言志，君子志道自期許。其生命之學，歸之道學。且又以道學之儒聖為標許。不願輕涉佛釋。如此學問襟抱。若在平明聖時，自可一展鴻鵠之志，效飛鴻之姿。無奈以弱冠之歲，身遭甲申之變。不惟親族有罹難之兇，自身亦難保全身之節。此外在客觀環境之逼，加以內在儒道自期之失，雙重挫敗，內外交攻，使遂其生命墮入艱困之境。以之觀世，世乃為暫寄偶存之世。以之觀生，生乃為逆旅之態。以之觀身，身乃為忽焉煙逝之體。為彌補此一生命茫然，志氣無伸之因。歸莊遂以逆旅做為藏身，以文化飾演生命。每到名山勝水，無不用生命感之，據文化之情遊之。如此心境，遂構成歸莊一生旅遊理論主旨。此中論旨，可舉 跋登樓賦 一文為例，歸莊云：

余自旃蒙作噩之後，往往以客為家，然東西南北，誰是我家者？即不出戶庭，亦時有逆旅之嘆。丙午正月十二日，書此賦於丙舍之萬家基，雖桑梓依然，不敢云我土也。所不同於王仲宣者，無樓之可登，無劉荊州之可依耳。（註 26）

此跋首述甲申之變後，歸莊即流寓各地為客，且以客為家。然此時已屆革鼎易姓之際，即便客家亦非以為自己之國。故而有人生如寄，生命逆旅之說。此其生命情態之可悲者。但既為逆旅為客身，亦「時」也。雖能認同於此客身逆旅者，乃文化之情。此跋末尾以王粲登樓一賦，見賞於時主自比自況。以王粲之有知己，對比自己之無識君。非不求之，乃「時」之不同也。此歸莊用文化之情作逆旅之嘆，結合生命、文化、逆旅三者為一之旅遊思想，遂見其深沉厚重之一面。如此文化遊旅心態，自始至終，貫通於其一生，發而為文為詩為論，乃立為總綱主旨，頗見歸莊一己獨特之旅遊文化理論。（註 27）

此文化生命作為旅遊之總綱，一則表現歸莊之旅遊心理，二則藉由旅遊觀覽遊歷，表現為歸莊之旅遊實踐。為此二者之表現，歸莊喜愛旅遊所交之友，其所交之友，源出於歸莊文化生命之旅遊心理，故而亦皆屬「物以類聚」之此類友人。又因此文化旅遊心

理與交友之朋黨志趣相參合，更透顯出歸莊於旅遊類型之見識。因而提出旅遊類型比較說。此可見於 題尤遠公尋梅圖 一跋。歸莊云：

遠公先生之於山水花月，故有深情，憶數年前，曾為題虎丘詩畫卷。茲繪尋梅圖，振衣千仞之岡，白雲生於足底，極目具區，波濤萬頃，不獨梅花香雪，撲人襟袖。以先生之勝情而遊絕之地，樂可知也！余年來梅花時，住往載酒獨遊，非鄧尉則洞庭二山，太湖皆在望，髣 似之。然余蘆中窮士，中懷鬱塞，不得已而寄其無聊，與先生遨遊之樂，正未可同日而語。（註 28）

此跋至為重要，蓋可見歸莊旅遊交友之態與旅遊類型見解。尤遠公，蘇州人。歸莊謂數年前曾題虎丘詩畫卷，即今存《歸莊集》之另一跋文 書虎丘詩卷後，原題脫一畫字。尤公既住蘇州，城西南有洞庭二山，即東山西山。又有太湖之闊，號為七十二 ；故得「具區」之雅名。環城名勝如是，尤公自是不能無遊。然尤公於具區百物千景，特賞梅花。以畫梅見志。西山之勝亦以梅林為最，梅香四溢，有若海漫。故有「香雪海」之稱。尤公賞梅之趣在其香如海之漫，其色白如雪之清。然歸莊不僅以物觀人，亦不僅以物交友，特重梅花之象徵含意，取其振衣千仞，白雲相映之傲潔。借梅花之文化含意暗寄旅遊之觀賞心理。

此心理乃尤公與歸莊所共有，故而志趣湊拍，可以知交為友。以表現共通之旅遊心理現象。歸莊並經由如此之遊賞，實踐旅遊交友，表現又一形式之文化生命之旅遊心態。

然此心態，於同中亦互見其異。此乃因歸莊之個人獨特身世遭遇所致。故而於同樣之賞梅，歸莊加入個人之悲情。同樣之梅花傲潔象徵，歸莊另有「中懷鬱塞」之生命情態。由乎二者之相參，歸莊遂有「遨遊」與「獨遊」之二類型。此特其個人身歷悲世所反映之不同文化生命旅遊。至此二類型之分，歸莊與尤遠公之旅遊乃得同中有異。由之而更見歸莊旅遊理論之深刻。

此跋自述歷遊洞庭二山，並鄧尉山。三山皆在蘇州西南，環太湖而周之。湖中勝景，臨高可得。鄧尉山又在西山與玄墓山之北。歸莊常舟行過訪，訪古考史，自謂深情雅緻。因之題詠賦詩，論文敘筆，每每有作。此乃文化旅遊者必致之作法。歸莊據此而與友人同倡和，同聲以求，遂造為旅遊文學之顯例。此跋述及另一相關跋文 書虎丘詩卷後，頗申此意。歸莊云：

余性好山水，每遊四方，遇名山必登眺，間留題詠；惟虎丘則以屢至且再，讀書山房雖絕勝，顧視為耳目近玩而忽之，生平虎丘詩僅得三首，又不甚工，集中不存。人情忽於近，類然也。（註 29）

此跋文首揭文化旅遊之作法，最終必有詩歌詠以為記，必如此，始構成旅遊文學之類型。此旅遊結合文化，復藉文字記述抒發所表現之旅遊文學形式，乃得以盡寫旅遊者文化生命之情態，此即旅遊文學之境界。歸莊藉此跋表述此類旅遊之必然，且以之為山水之樂寫照。旅遊者之文化生命由此寄託於詩文中，甚且，可以詩文之所述替代實際遊賞之樂。至此境界之旅遊，方為十足典型之文化旅遊，與實景實地之山水旅遊又有別矣！歸莊於此跋，沿續前跋之說，以文化生命為旅遊主調，化為實際之遊，前跋提示獨遊之樂，此跋再揭詩歌題詠之法。至此，可見歸莊對旅遊類型之識見，對文化生命旅遊之堅執。亦從而可證文化生命之內涵乃為歸莊一切旅遊理論之總綱。必以此綱為據，分而為旅遊各項論述，遂得以貫串之。此下即歸莊書跋所見旅遊論述之分論。可分二說：其一旅遊類

型之深化，有壯遊、有才遊、有薄遊之說。其二旅遊境界之拓廣，旅遊者之人格品味，關係山水自然生態之賞玩。先論旅遊類型，歸莊 題畦竹贈湖東釣隱張月鹿 跋文，首揭「薄遊」一詞，謂以士子之高潔品格，不必費巨資，雇夫賃舟而行。但能輕裝簡車，或信步如之，以清閒之身，作隨心之遊。謂之薄遊。歸莊云：

湖東釣隱張君，倦遊吳中，將歸浙東，友人多送之以詩，余作畦竹數枝，以代贈言。君歸而為竹中高士可也，籊籊竹竿，以垂釣可也。如猶將薄遊也，筏於水而杖於陸，必於是乎有取。（註 30）

此跋記敘張君平生之遊，以吳中為勝，此即梁谿具區之遊，湖光山色，既已縱情如之，然終歸故里。友朋各致以詩畫，而歸莊獨畫竹以喻其人格之高潔。此即文化情韻結合人生之旅，歸莊以之為平生遊歷總綱，亦以之視友朋之輩。遂又提出化繁為簡之遊，提升旅遊境界，而有「薄遊」之詞。薄遊者，或在暮年齒衰之際遊之，若壯歲盛年，負才使氣，凌雲健步，胸羅千山萬水，必有別類之遊情。歸莊 題孫愷似江行雜詩 跋文，暢述此中遊興，且謂此類之遊為壯遊。其為古代旅遊一貫之典型，代不乏人。歸莊舉杜工部 秦州雜詩 為例，謂友人孫愷似可比之。歸莊云：

余少好遊覽，憶壬午渡錢塘，歷越、婺、睦三州，登高遠望，見江流南注，浩無津涯。按地圖，知為入閩之路，因想武夷之勝。至今三十年，竟無緣一至閩也。愷似以少壯之年，屢往還浙、閩數千里之地，山川古蹟，景物風俗，歷歷在目，於是有江行雜詩二十首。辛亥冬，出以示余。奇句雲湧，爽致山立，幾欲與杜陵秦州並驅。愷似以曠世之才，又得江山之助，宜其卓絕如此。詳其所歷，余昔遊僅得其手，時雖有作，不能道愷似十百之一二，今亦不存。讀諸詠，不獨羨其壯遊，更羨其才之能稱其遊也。為題數言而歸之。（註 31）

此跋文，一則自敘平生好遊之生，始於壯歲。故有「壯遊」之詞。然困於時蹇，壯志難酬，遂百遊不能盡其半。因之頗慕友人孫愷似之能 歷山水。此二君之不同。然此跋之本意非在一歎一足之較比，乃在申述旅遊者文化生命之表現，遊者才情之抒發。此二君之相同處。今特標示輕其不同而貴其簡，故有「才遊」之詞。才遊者，必有文化情緻為本，能壯遊復才遊兼得者，殆即旅遊類型之高品，亦即旅遊文化之極致。此歸莊旅遊理論創為新說者，宜乎論述之。

然無論薄遊、壯遊、才遊之各為旅遊類型之一，歸莊始終以文化命為主調。若遊者不以文化為裡，據生命以遊，則皆為浮泛之遊耳。此中深意推而演之，又與人格生命，修養境界有涉。為此，歸莊 題王丹麓聽松圖 跋文，特申明由文化生命與人格結合，以提升旅遊品味之旨。歸莊云：

余數遊西湖，最愛西南數里長松，凌雲蔽日，每低徊不能去。二十年來，盡伐為薪矣。靈隱具禪師嘗語余：有武人到寺齋僧，既出，指寺前松木謂其下曰：『若輩何不曉事？此間如許柴草不來砍。』具公力阻乃得免。王子丹麓，湖上人也，繪聽松圖而勒之石。夫數里之凌雲蔽日者，已不可復得矣；坐古樹下，風至濤生，耳根清肅，庶幾飛來 冷泉亭之間乎！然余不到七年，不知松林得至今無恙否也？西溟姜子極稱丹麓清才逸致，氣韻與松柏相宜，倘或追蹤華陽隱居，植松庭院，則颯颯萬尋，無矣側耳於山巔水涯矣。（註 32）

此跋以西湖之遊為例，較論二人之遊不同處，即在品味之有無。其有者，乃以文化生命為主調，而有生態保護之論。其無者，但以粗俗之遊歷，盡洩遊者之貪嗜。二者之別，相去何止千里？歸莊於此跋深化旅遊理論，提出山水人文相涉之說，重申旅遊文化之品味價值、人格價值與乎山水自然之生態價值。

四、小結

綜合以上之討論，歸莊書跋體散文表現個人獨特風貌與學識襟抱，是晚明散文一大家。在書跋體形式表現方面，歸莊書跋體有序與跋之功用，而特重跋尾「簡勁」與「補述」功能，表現多樣化之形式美。在書跋體內容與思想方面，歸莊主要特色在結合個人身世遭遇與時代背景的交互影響。表現晚明遺民的心境，抒發士子志於道之人生理想。並由之實踐於生活現實，藉由書法藝術，表達對文化的忠執，再從旅遊觀覽表現士子的文化生命境界。總的說，歸莊書跋體散文完成了形式與內容的高度成就應當給予相當的文學史地位與價值。

附 註

註 1：以上文，皆引自郁沅、張明高編選《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

註 2：《文章緣起》已佚，今用明代陳懋仁輯本《文章緣起註》，台北，廣文書局，一九七。

註 3：此條引文轉引自姜濤《古代散文文體概論》，頁四九，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

註 4：同前註。

註 5：引自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一書之分論第八小節，頁一六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七。

註 6：引自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頁三八二，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

註 7：引自徐師曾《文體明辨》卷四十五，新編頁一二九五，京都：中文出版社，一九八八。

註 8：引自《歸莊集》上冊，頁二七八。

註 9：鄭玄注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何晏集解引此注。今轉引自安井衡《四書集說》，頁二七三。

註 10：引自康有為《論語注》，頁一二八。

註 11：引自宣穎《莊子南華經解》，卷一，頁五十二。

註 12：同註 8，頁二七二，題子靜冊頁後。

註 13：王世貞《書畫跋》乙書未見單行版，今有孫 X《書畫跋跋》乙書，即重錄王跋，今四庫全書有抄本。此處引文即據四庫本，見《墨池瓊錄》，新編頁八一六 - 八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註 14：同前註引書，頁八一六 - 八三。

註 15：同註 8，頁二七八。

- 註 16：引自安岐《墨緣彙觀》，頁一四九，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
- 註 17：同前註，頁一四七。
- 註 18：同註 8，頁二八二。
- 註 19：同註 8，頁二八一。
- 註 20：引自《墨池瓌錄》，頁八一六 - 七六。
- 註 21：同前註。
- 註 22：明人書論多以為徐浩之楷書肉重，與柳公權之有骨不同。宋仲溫《評書畦跡》云：
「徐浩書無甚議論，肉重意微，然幸舉止精熟，體不柔懦。」(轉引自崔爾平選編《歷代書法論文選讀編》，頁四二一，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此評語即是一例。歸莊評黃蘊生書法臨東坡，但不以東坡與徐浩之肉重為已足，表現骨力，即救徐浩之病。
- 註 23：同註 8，頁二八。
- 註 24：同註 8，頁二八六。
- 註 25：轉引自季伏昆編著《中國書論輯要》，頁五五七，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
- 註 26：引自《歸莊集》上冊，卷四，頁二八二。
- 註 27：此跋主旨在人生如逆旅。與此類似思想者，歸莊另有「逍遙遊」一說，仿莊子逍遙遊概念，但另提出「各因其時」之理。因於時，把握「時」之生命情態，乃歸莊極重要之人生理念。跋逍遙遊一文可參。(見《歸莊集》，頁二七七)。
- 註 28：同註 8 引書，頁二七四。
- 註 29：同前註，頁二九四。
- 註 30：同前註，頁二七。
- 註 31：同前註，頁二七三。
- 註 32：同前註：頁二七一。

引文書目

- 郁沅、張明高，《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一九九六。
- 安岐，《墨緣彙觀》，廣州：嶺南美術出版社，一九九四。
- 崔爾平(編選)，《歷代書法論文選續編》，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一九九三。
- 楊慎等，《墨池瓌錄》(四庫全書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
- 褚斌杰，《中國古代文體概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
- 姜濤，《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一九九。
- 徐師曾，《文體明辨》(和刻本)，京都：中文出版社，一九八八。
- 季伏昆(編)，《中國書論輯要》，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一九八八。
- 陳必祥，《古代散文文體概論》，台北：文史哲出版社，一九八七。
- 康有為，《論語注》，北京：中華書局，一九八四年。
- 編輯部，《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四。
- 宣穎，《莊子南華經解》，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一九七八年。
- 安井衡，《四書集說》，台北：廣文書局有限公司，一九七七。
- 陳懋仁，《文章緣起注》，台北：廣文書局，一九七。